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

左編

鎮類

唐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祁人擢河中牙將時親軍士于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官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重榮多權詭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畧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刀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以通京師賊調取橫數使

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重榮脇說都曰。我所以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衰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犇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太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卽奔還。重榮主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

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厲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
仗四十餘艘，卽拜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
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於華州，執以
狗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
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
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沈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
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
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卽副河中，行營招討
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
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

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語復光曰我
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
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運和克用使將總兵自
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兵巢復京師以功封瑯
琊郡王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於時巨盜
甫定國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
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
鹽三千乘千有司則斥所餘以之軍天子遣使者諭
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克潯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召
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

道邠寧朱攻進討壁沙苑重榮結克用書且言奏密
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
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帝數
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玫大敗奔邠州神策
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
襄王煊卽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
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
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卽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崇
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煊長安復平

石晉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光遠。光遠降，其故吏宋顥悉取光遠寶、印、名、籍、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顥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以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亡命，捕之甚急。

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
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出帝
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
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
園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齋曰：「挂
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
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初，晉高祖引契丹入寇，唐
主自將禦之，大敗。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德鈞與其
子延壽降契丹。唐遂以延壽敵爲契丹將兵。寇晉
及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思

歸願得晉兵爲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
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
威不忠有觖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
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
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
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
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於
武強契丹寇與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
契丹契丹以守貞爲司徒契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
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

使高祖自將攻鄴。重威勢窮，乃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秘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守貞懼不自安，乃發兵西據潼關，招誘州寇，所在竊發。漢遣白文珂、常思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書遺吳蜀、犇丹，使出兵以牽漢。文珂等攻景崇，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思綰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

守貞先敗則景崇思縮。可傳聲而被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縮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譏之。色拂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悟。謀以遲久困之。

唐李茂貞

李茂貞。涇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

成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博野軍擊賊茂貞以功
自隊長遷軍校光啟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
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敗行瑜於大畧峰明年玫
遂敗死茂貞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
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威都頭楊守
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
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二年樞密
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
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
因自請爲山南招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

資糧發兵攻破興元復藩父子見殺效頭表其子繼
密推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
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論曰但
慮軍情忽變戎馬難驅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
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
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
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
悔他日雖欲舉兵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
吾不能孱孱坐受凌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軍王嗣
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聚

承天門、遮宰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輿而走、亡其坐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覃王率兵
駕軍五十四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
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殺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兵、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
讓能也、陳兵臨阜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
矣、惟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貶讓能爲雷
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
重盈卒、其諸子珙、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珙、茂貞
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

錄事補正
張至成
兵部主事

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未果而晉軍亦舉兵茂
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
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茂貞以兵
至鄠縣斬繼鵬晉兵以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討茂
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冀
緩急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
歸晉兵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變未已也昭宗自石
門還益募安聖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
謂唐將討已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茂貞遂犯京師

昭宗出居於華州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
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
諸宦者時其朱溫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
強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萬宿衛京師
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朱溫以西
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
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出城中薪食俱盡
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值錢
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
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值錢百狗肉

斤值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以求路爲生、茂貞窮、惡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官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卽傳安能不與梁和平、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二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溫篡諸侯之強者、皆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俱稱岐王、

吳少誠，幽州潞人，客荆南，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旣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留後。初，陳仙奇遣都知兵馬降，纔數月，謀發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浦，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少誠所殺。少誠密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等，使引兵歸浦，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急

遣中使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泲。遣
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英岸追至永寧
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
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
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餘人至汴州盡
殺之其潰兵在道多爲村民所殺得至申蔡者纔四
十七人吳少誠以兵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幣謝
李泌爲其破叛卒故泌執潰卒六十餘人送京師詔
悉腰斬于鄜州以令防秋之衆貞元五年進拜節度
使久之齒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師以兵圍許州掠臨

賴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頃之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圖許州說欲弃城走管山副使劉昌裔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閉城勿與戰不遇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由是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兵馬孟元陽拒却之陳許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緡伏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無得脫者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以進討以

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共攻陳許以陳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少誠由是失勢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官人監軍顓進退互爲異凡旣戰小浥河諸師未交而潰奔輜仗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保澠水汴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

數百番持以詔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
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賊
移書於英秀求昭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
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復
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劍南帛皋上言以
爲不如擇重兵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
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
以攘翦元愍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
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
當以官將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

遂救少誠還其官爵十七年韓全義至長安實故
塲爲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
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
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
功邪元和四年少誠死吳少陽代之少陽者滄州清
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
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聯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
猜恐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少誠
病亟家奴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
子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故以少陽爲節度

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大醫往視，卽陽言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田壽之閒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商邱，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揔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峽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

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不爲報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董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吊賻。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吊使至弗克入。而還。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乃詔烏重胤引軍壓其境。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

度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崔潭浚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旣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憲趙曄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餽鹽出入寧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李文通引兵與賊將董重質戰史簇岡敗之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小澱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以李

遜爲襄復郢均房節度使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
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
之賦以餉之諸軍大合文通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鐵
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
霞寓窮追伏兵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
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霞
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光顏敗郢城兵二萬
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
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
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

詔右僕射詔旨約束。屬賞罰諸將。恐懼。貶竇寓。以袁滋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隋節度使。初。至淮。潁。水。運。使。楊。子。院。朱。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激。輪。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民。苦。饑。四。潰。元。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僞。置。鄆。城。吳。房。於。行。營。以。緩。新。附。官。軍。與。淮。西。兵。夾。激。水。而。軍。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激。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已。丑。李。愬。

遣山河十將董少玠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玠下馬
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嶺
岍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
城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
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
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曰
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
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火救兵至公逆擊之
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
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

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治爐城。丙申，十將闔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林，皆賊票健者。賊師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郾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愬又襲破朗山，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林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

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頓以是兵驕無所憚因恃陂澨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詔陰山府起沙陀裒騎及邯鄲勇卒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請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亢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皆皆在外若直擣縣郛賊成擒矣愬然之

以精兵夜襲蔡坎坦入之成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
兵在洞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
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降愬而李進
誠取賊庫兵卽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
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元濟舉族傳
之長安申光戍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
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狗於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
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貶
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
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特

原之

唐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慷慨尚氣馬
燧爲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
伐李霸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
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
刺史李希烈旣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
相與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他吏
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
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偽敕二

昇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悲汗不自勝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還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汴郟之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壩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刺史

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挺餉路。建矢江淮也。請以建卦代之。益與濠泗。三州。夫徐地重而兵動。若帥又賢。卽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帝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閭閻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反者。有農賣一騾。薪官人以數尺帛。易之文。取他費。且騾騾入宮。而農納薪辭。泉欲亟去。不許。志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官市不廢也。諫臣交

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歛。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日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貺。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封建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許孟

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唐王智興

王智興懷州溫縣人也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反欲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健行不四五日齎表京師求援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隨智興赴之淄青圍解自是智興務積財賄以賂權勢增其聲譽用度不足稅泗口以裒益之累加至檢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所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奏王師經

年無功及智興拔棣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錄智興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

唐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隸忠武軍將鹿晏弘從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已歿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守晏弘竄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披荊棘督民耕植出入

閭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
牀榻爲其名目以記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
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
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冒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遞爲
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遞歸
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
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
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
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等謀廢昭宗會

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建登城呼曰敵邑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口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富平泣曰藩臣僞強非止茂貞若舍近畿而巡極塞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奔華州是時天子孤弱獨有殿後及殿前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罷諸王兵將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樓

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
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
不悅因遣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
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
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
行營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筠悉散殿後及三
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
丕使於晉以謀興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謀
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登屋叫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溫、與建曰、建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二人、次向皇后舉觴、建躡溫足、溫乃佯醉去、建出謂溫曰、天子與官人眼語幕下、有兵伏殿、恐公不免也、溫以故尤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溫篡位、拜司徒同平章事、溫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溫優容之、溫郊於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溫崩、許州兵亂、見殺、

石晉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後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明宗時

爲保義軍節使未嘗將兵征伐度李彝超自立於夏
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卽位爲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
馮質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
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
加同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
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
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
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
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

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托期爲
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
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
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
祖亦優容之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
見高祖爲之幸艱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
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
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宜勅十數通授
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以高祖北遂反鄭王以
空名勅授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

至胡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
大敗從進數千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
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
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而斬之

唐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
舉五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
刺史鄭元奇其狀貌釋從之復應募爲州兵成朔方
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
過軍吏舍軍吏佯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卽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
自號入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弃城走行審遂
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卽拜行審廬州刺史淮南節度
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審行軍司馬行審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召宣州秦彥入
揚州行審不得入屯於蜀岡光啟三年六月秦彥遣
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審稠戰死士卒
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八
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
告身投雄廣陵人竄以金玉珠繒詣雄軍買食通犀

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行密、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米麪於一寨、使老羸守之、多伏精兵于其傍、自將十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人、空寨爭取金帛、疑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澮皆滿。

師鐸單騎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師鐸旣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犇於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日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執屠賣之屠者刳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

非有厚恩素信方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衆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吾豈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舉。師鐸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唐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繼。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

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鏐、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鏐失所持、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而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鏐、戰於曷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鏐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伺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于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

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儒自蘇州出屯廣德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李商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行密之兵旂輜重亘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文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

畧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
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
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
思歸之心。人心旣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
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行密。甘
露鎮使陳可言帥步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
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逆。訓殺之。遂取常州。別
又取潤州。五月。行密屢敗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
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劉建鋒馬殷分
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

民
可
大
行
客
之
頂

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其五十餘寨田頔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降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頔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中拜行密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畧善地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

思嘗更以衣者斷馬鞅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兩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儔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行之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儔二年四月李神福圍廬州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頔自宣州引兵會之七月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

行密曰儻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行密遣田頔
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
時諸將爲刺史貪暴獨地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
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聽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
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行密表朱全忠
罪惡請會易定。充鄆河東兵討之行密涇淮至泗州。
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旣行濛於臥內得
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
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圍壽州不克將還朱延壽請
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未幾汴

兵數萬功壽州。州兵少吏民恟懼延壽制軍中每旗
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
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乃
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行密
又遣兵襲漣水拔之二年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
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勇
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
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
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
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自行密求軍

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都押衙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延壽，進拔光州。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朱溫旣得兗鄆，乃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溫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楚州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

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奕碁。朱瑨壅淮上流，欲灌之，或
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瑨以五千騎
潛渡淮，用汴人旂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士卒倉惶戰，
拒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乃自引兵渡淮夾攻之。
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萬餘級，葛從周屯於壽州。
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延壽
乘勝追之，及于泚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
盡。從周走免，過後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將稍
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死，還者不
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

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減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戰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遂叛襲宣州。及田頔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劔。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

容軍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
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梁兵殺
朱友寧友寧溫子也溫大怒自將以擊茂章兵號二
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頔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
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討頔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
奉命攻荆南具舟楫及幕逆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
討頔頔遺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以其妻子招
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
而顧妻子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
至吉陽磯頔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

遂敗壇兵于吉陽，行密遣別將臺濛擊頽，頽敗死。初，頽及安仁義朱廷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二人者皆猛悍難制，頽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頽攻鏐杭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頽解兵。頽恨之，頽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頽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頽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諸反。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謀之，亦反。焚東塘戰艦，遂襲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却而伏。兵

果發追至夾岡、仁義偃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禦、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禦一、瑾之禦十、不當仁義之弓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推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歸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顧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

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
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
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夫人嫁之天祐元年復使
李神福擊杜洪朱溫遣使請拾鄂岳復修舊好行密
報曰伺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鄂州未下以疾
遠廣陵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
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
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陵九月梁兵攻襄州
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謚曰武
忠子渥立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行密傳至孫溥爲李昇所篡

八細類纂

八細類纂

八細類纂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舊大寧

舊開平

舊宣化

舊居庸

舊懷柔

舊昌平

舊陽和

舊大同

連化

真花

蔚州

京師

易州

保定

國馬關

丹原

陽和府

大同

左衛

右衛

朔州

懷柔

懷柔

懷柔

山東

濟寧河道

清遠督府

河南都司

徐都運使

淮安府

通大

益徒

黃河

榆林鎮

南京

建寧行都司

大帽山賊

湖廣都司

南安登人

廣東都司

各山

雁獵

道州諸往

梧州督府

杭州府

建寧行都司

大帽山賊

湖廣都司

南安登人

廣東都司

各山

雁獵

道州諸往

梧州督府

海軍提督

潮惠海漢

江西都司

杭州府

歸州諸密

元州總府

廣西都司

斷賊賊

施南諸密

人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自大寧失而薊州宜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
林不相聯。至自剋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
自貴州以達滇。恃九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衝阻。則
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然相擇險要。聯屬川貴
雲南。跨衆山以爲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爲
一總。是亦一策。矧漕山東。可以達遼。萬一咽喉梗塞。
亦可由遼海以達燕。噫。各邊鎮守兵數萬。歲給芻粟
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旣殫竭矣。與北方水利屯田。
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北平曰應始。神京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
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級級圍營。以實後。皆
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
太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
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從三衛當在國初
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
根本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廬遠遁。三衛得
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
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
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于

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上而開平
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
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
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夫
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
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警之鼠鬪穴
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天雨隊。潰石雷轟。欲以孤
垣仰首拒擊。譬之牛負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
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其嚴。無一人慮及請
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日哨探之不相隸。隸

則專防 京後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宣大寧肅爲六鎮其後更置薊州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夫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去宣薊隔涉從此多事朵顏部落累肆侵噬若黃花鎮雜護陵寢潮河川密通邊關非召兵墾田積石見橋難以守矣宣府漢之上谷土木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若補長峪城以鎮邊城之募軍修浮圖峪以嚴神箭嶺之防守。

不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原平衍，大寇屢至，今五堡既經修築，高山聚落亦增戍加舊矣。則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平定、平遙、長勝諸堡，與春、長、崞之修築固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自徒鎮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窘，議者謂青山隘口爲虜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器，修築邊城，而綏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芻糧，本色水陸並通，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爲虜衝，若賀蘭山諸口盡建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據守，不惟得扼吭先制之策，且榆林應援相及也。其

肅、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貳千里，哈密、蒲離陷于土
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
平之後，又經彭澤、經略王瓊撫綏，竟不能復葢。此當
在所緩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寨之儲，則憲臣
之策是也。增修嘉峪關以爲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
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自火篩入掠，遂爲要衝。隸
以三衛而守之，重臣訥然爲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踏
冰馳踐，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旤階，而西鳳臨鞏之
卒多未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
則固原未可息肩也。

夫虜如飛禽走獸其冠也雖難逆料而其至也必有定形西寇陝西必由花馬池以入臨鞏東寇三晉宣大必出平虜朔州以入三關出套則侵宣大之境入套則犯延寧之地。

北虜邊防形勝

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爲最急則宣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大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

而甘肅之左臂伸、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
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得非往事之恨
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
設、宜遼不可合、而花當朶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
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
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鑿
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
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關豐勝、無難也、
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虜犯
大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

廣昌則城宜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大原之寇
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
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
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
郡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
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契丹元爲大寧路
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
以兀良哈之地置大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
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國朝虜患節略

弘治初年頗搜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寄廬至
厯書勅賜之綺繡縻以官封于時許進行之大同三
年三貢費纔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
而議者又謂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
專意內修已孝康中妖纏鼎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
僅遣柳棘之師坐收薇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
不貽已巳之憂乎

北虜邊防考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取河南
爲朔方郡

按朔方郡卽赫達勃勃命呼千阿利蒸土築城之處
所謂夏州是也蓋此地在漢已有城而赫達夏乃於
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
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宋拓跋思恭鎮是
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彛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
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
樂內附亡命嘯聚擾邊以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
因之以竊據欲墮其謀呂蒙正亦言遂詔廢之遷其

民于銀綬其州兵不徒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中繼遷歿其子德明款寨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卽今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多不知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摩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黃河套者前代所以廢棄以其邊城之防守在

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外者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筠請于五原靈武舟師于河扼其入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按據于筠彥博之言則是進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張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三壘

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火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按朔方軍卽今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是固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之北大漢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可復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卽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腴且宜牧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

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卽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天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朵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單薄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前
爲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寧
住牧今其爲營者五日好陳察罕兒日克失旦日把
卽卽阿兒日十爾報東營日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制北虜在謀臣議

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
王恭襄在本兵書聞乃卽選大將一人叅將二人督
京營兵練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
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

諸鎮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急。乃卽遣所選將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旣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冀得繼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正德中。朵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恭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恭襲乃請遣使責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

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今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忍唾之也。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好。卽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歿。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勦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勦必啓釁。撫之宜。詔

八
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
數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
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議之日寧成功
于門庭之間勿達致于敵人之境斯取夷之恒談非
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者也

城塞說

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
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
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
菟當時非之我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

北平曰應始 神京木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
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皆
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
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
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衛當在國初
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
根本未浚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廬遠遁三衛得
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
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當彼時若城京後虜
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辨之紆直進退卽少有涉于

三衛三衛復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土而開平
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
開平與三衛矣。又遼警所急。慎在宜大。而京後尺寸
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夫
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
幟隔日。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警之鼠關。空
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遺天雨隊。潰石雷轟。欲以孤
垣仰晉拒擊。譬之牛負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
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人慮及請
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隸。陣

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候之無識別也失塞之可守習技巧于暇時奮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旣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陴出塞覘望不得專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日而規又何以番休其衆畜養銳氣習試技巧邪分陴主將所對簿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垣衝者疎有以貨賂損軍實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爲號也以付墩卒一隅有弊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

北虜貢市紀事

世廟時有俺答者最爲獠獍當是辭也邊警日至欲
援其亡失遺鐵而不可得迨後孽孫歸義於我遂請
爲藩臣通貢市焉俺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其兄曰
吉囊弟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吉囊歿子四曰吉能
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打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
吉能二子七姪擁衆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
之地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
邊居長俺答長子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佳興
和進北次子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三歲而黑台

吉歿其所生母胡媼者，俺荅以事殺之。把那漢吉幼孤，荅妻一克哈屯以其僕阿力歌之妻乳那吉以故。阿力歌持其家柄焉。其餘若打來孫兀喇兀良哈永邵，十俱稱小部落打來孫依套虜兀喇兀良哈永邵，十俱附俺荅駐牧大同西北。東又有小王子裔孫曰土蠻者，亦分爲四枝：曰哆囉土蠻、把都黃台吉、日麥力銀台吉、日着力兔台吉。日克邵台吉衆十餘萬，時肆侵掠，爲中國剽遼東西之害。俺荅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者三十萬餘，馬四十萬，橐駝牛羊百萬。自嘉靖初以來，橫行塞外，歲有侵掠，宜大苦之。而吉能

原無不
神中人
不能入

李、嘉、奴、狹、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村、城、深、懸、收、保、不、
及、者、往、往、多、被、圍、困、攻、破、之、則、焚、粟、米、掠、子、女、奪、金、
帛、牛、羊、而、去、然、無、大、望、數、年、後、叛、賊、趙、全、十、餘、輩、誘、
之、遂、謀、叛、入、二、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剽、
至、通、河、隆、慶、元、年、屠、石、州、趙、全、者、世、晉、人、先、是、呂、老、
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懼、誅、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
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
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版、
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革、舊、所、居、極、壯、麗、
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折、掩、

不知天怒遂不敢居全警敏有略劉四勇力過人嗣
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有趙宗山穆教
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
往從之黨衆至數千爲虜鄉導虜數長驅無忌以全
等熟知險隘阨塞又得先驅偵謀以故邊將不能爲
防當石州失守時全謂儉荅曰那顏春秋高矣而戰
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
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
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
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

歸重雲谷、此五霸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
虜人馬道灰者、以萬計、遂遁去、朝廷故有令捕得
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千金、官萬戶、迄無應
者、俺荅孫把漢那吉多、漢那吉多智有口辨、俺荅善
之、尤爲荅妻一克哈屯所憐、那吉已有胡婦二人、復
有聘兀慎家取鬼擒金伯之女未娶、俺荅有外孫女、
卽所謂三娘子者、許聘襖兒都司、俺荅通焉、遂奪取
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荅、俺荅無以解、卽以那吉
所聘擒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歌曰、奪我取鬼
祖妻、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怨、吾不能爲若孫、外孫

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溷其俗。先禮讓而後刑殺，乃者南倭寢兵，海宇寧謐，此極治之時也。吾行矣，而謂我謝吾祖，阿力歌懼誅，不敢聞于俺荅，遂從之行。時隆慶四年十月十日也。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止山西平虜管城外，將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日：「我俺荅孫也，得罪吾祖，來歸乞降，何爲阻我門者？」以聞於撫院方公。達時轉聞於督府王公。崇古王公計曰：「虜降未必真降，果真吾因與爲市，吾得而繫頸笞之矣。」遽命門者納焉。以甲楯五百騎導入大同城內，方公坐開府，命侍

衛者露刃見之遣出就館舍聽朝廷處分王公圖

上便宜時新鄭高公

拱

在政府有智慮肯擔當大事

謂宜授之爵秩盛其供帳示之以大義而徐察其情

若俺荅勒兵索取明白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責

令俺荅將叛升諸逆賊趙全等械送京師以輸款

誠然後以禮遣還那吉一以陰中其老牛舐犢之恩

一以潛孤其鬼俟助虎之黨而先後直指饒君武君

姚君各列狀

上兵部楊公

傳

覆議授把漢那吉指

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俺荅乍失那吉私

心已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吾少子

耶。所遺一孤。幸賴成立。奈何以淫婦故逐之。若不往索。必爲俘馘無疑矣。俺荅愧悔。召趙全等計事。謀還那吉。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贖之。否則必脇以兵。誠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出戰。吾曰。據其城索之。不旬日而那吉出矣。俺荅然其計。率衆萬餘。駐平虜城東。時冬寒。草枯。馬多羸。虜衆咸怨。指全等詈之。又辛愛黃台吉亦怨俺荅。寵少妻。溺幼子。信任趙全輩。疎其種類。於是王公命總兵官馬芳。趙岢。各勒兵嚴陣以待。俺荅憚不敢進。駐牧邊外。亦不搶掠。王公乃使善胡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內。鮑崇德謂俺荅曰。

汝意欲得汝孫乎。曰欲之。曰汝何以能得之。俺荅曰。吾多以羊馬來贖。崇德曰。我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內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羊馬爲吾茲來也。爲汝謀得汝孫耳。中國兵馬強盛。殺汝孫如仇上肉耳。第汝孫以身歸我。制府不忍致之。死地。且請朝命賜之官爵。又給衣廩。卽與吾赤子何異。汝欲得之。不必羊馬厚賄。止縛械趙全等叛賊數人詣軍門。則汝孫可歸。不然汝于汝孫絕望矣。且趙全輩與汝孫執親汝自圖之。尚擁兵觀望。欲何爲哉。俺荅慨然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修貢天

朝請封內屬。趙全等謂我有天子分，常導我興兵，使
南北疲于戰鬪。父子夫妻不保，吾何惜數人頭，不以
易吾孫。惟太師歿生之，但我北地饑無釜，衣無布帛。
旣和之後，請各量給爲生。若得請於天皇帝，封我
王爵，鈐制諸夷，永爲中國藩籬，幸甚。乃遣人隨鮑崇
德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徧雲中。永邵卜
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進俺荅，聞之下令麾之使
退。未至方，公登城募敢死士，持所收俺荅令箭爲俺
荅語，示使退兵。黃台吉諸酋驗箭遂各還帳，秋毫無
所犯。王公乃具疏言虜願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

上一時廷臣意見各殊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
啓釁者衆言籍籍莫知道從獨政府高公意決自贊
穆宗皇詔許可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
鞏歸中國然後遣那吉爲汝表奏乞封通貢之事俺
荅素昵全等猶豫不忍遽執崇德曰中國不重全
等數人第以嘗汝納款之誠不誠耳汝不決第納趙
全那吉不得生還矣勿更復言一克哈屯聞之大詈
俺荅曰汝終日只爲賊奴不顧親孫性命遂以死爭
俺荅悟時張彥文已繫陽和周元飲樂歿俺荅令其
麾下哈台吉五奴在襲捕衆賊二人故俺荅驍倖自

全等用事。日見跡斥。皆所甘心焉。遂詭召全等計事。卽帳中擒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聲。劉四兒。猛谷王。呂西川。呂老三。馬西川之屬。凡八人。而縛械繫。令夷使打兒漢押送。抵邊牆外。十八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進大同左衛。方公令習趙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僞。俱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吉于庭。具酒食晏之。陳所賜衣幣等物。以授夷使。遣之行。那吉與其妻泣曰。吾慕天朝教化。故棄祖父母來歸。朝廷獨柰忍棄我乎。方公諭之曰。朝廷以汝祖父母思汝。故不忍相違。使汝還其故處。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忠

蓋以報朝廷母負恩義卽是服吾教化。汝行矣。那吉
拜謝而去。方公又慮俺荅怒從行者。忍致之歿。因來
夷丁火赤刀猛克諭以母害阿力哥性命。二人指河
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歿。鑽刀示信。後竟如所
言。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勝門入。大司
寇按全反狀悉具。上命禮官爲文祭告郊廟。戮之。
東市支解以徇。勅王公晉大司馬。廕一子錦衣千
戶。方公少司馬。廕一子錦衣百戶。各賜章服。白金以
酌勲勩。其諸大小文武有尺寸功者。各加賜爵賞。有
差。詔集朝臣請闕下會議。請封通貢二事。有言。

便者有言不便者王公復上書其略曰漢宣帝時匈奴款塞入貢位諸侯王上至罷敝中國財力以迎降虜俺荅疆悍狠肆于諸酋獨稱雄長况吉能把都兒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兒自結婚姻籍其聲授今羈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之費人臣獨何惜而不爲但必令其大會衆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自爲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馴致履霜之漸至于貢市之議先朝行而不利益其故始于逆鸞借以媚虜故其勢必招累侮得志於中國今俺荅暮年悔禍且感激朝廷

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惻豈昔日哉虜若
奉職通貢賜答自有常數如其叛盟于吾撻伐之威
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劉公應亦言求貢與馬市不
同况俺酋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
驚忿不平終爲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
不可復合議者又謂倉皇臨市恐生外變果若人言
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急願部議禁不與
市今聞廣鍋毀則不可復爲兵宜稍稍出官錢市之
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入貢之道定其貢獻之
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議市場在大同

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石衛張家口在山西
以水泉營每歲刻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閱稍黃
銅鐵軍器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寸矢甲冑使得與沿
邊居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憑陵我亦應加存恤往
年燒荒鼠巢兩相讐害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盡免以
示招携 天子重其事復下部議宗伯潘公歲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等王
在往籍可攷俺荅之封的爲有據疏上 制曰可

隆慶五年四月俺荅貢名馬三十四匹上御建極殿受
之 遣使奉金冊封俺荅爲順義王老把都黃台吉

俱都督同知那吉仍舊官其餘小酋長爲指揮同知者十爲指揮僉事正千戶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戶二所賜段帛衣服有差俺荅喜謂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此輩不滅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獻獄如趙全等例是年秋套虜吉能亦願輸貢使人言于總軍少司馬戴公才所自吾以俺荅爲長專約束彼旣修貢天皇帝得市中國財物吾獨處西偏何至使在化外惟太師矜之戴公爲言于朝許其入貢開市酌延綏寧夏悉如宣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僚授指

揮千百戶爵秩者四十有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
今上登極、言能奉貢、如俺荅事、其後俺荅歿于黃台、
吉嗣黃台吉歿、子扯力艮台吉嗣、各邊修貢互市如
初、故東至四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
警行人、不持弓矢、近邊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
臺哨望之卒、漸撤去、所省振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先
後督撫諸臣及時修邊險、飭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
閱、舉無廢墜、獨東虜上轡未靖、而朝廷之所經略、
亦專事于遼之東西焉、

燕薊之申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于虜、虜藉其

鄉導以爲我害、於此撫賞於彼、兩據百相負也、百相欺也、遼左三面鄰虜、四時被侵、在寧前則屬夷、勾連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逞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駸駸熾矣、晉惠自板升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爲之、雖天誘戎心、倏而歸我、適膏刃鉞、而其子孫與其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勢極孤懸、異日大萌、雖西番胥聽詛約、目我張歛、稱勦而豐州所遺部落移帳逋避、今大衆雖歸、而丙兔貪松山水草套、虜超忽把兒谷等又西徙延寧、垂涎番種、勢益孤而莫支矣、至蘭靖中有礦洞扒沙者、又且爲逋逃藪、

矣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中行說翕侯信又日夜所以教匈奴圖漢者今年
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霍爲將不少衰止
于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
右臂隔絕南羌月氏自是遠徙漠北稽顙入侍竟西
漢無虜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
而匈奴頓弱若此此非匈奴之弱弱于漢之得策也
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涼州部郡皆有
降羌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蠻夷寇亂
皆爲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

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羗衆得爲吏耳目永元
中超自西域還日塞外吏卒本非孝子順孫以罪過
徙邊而蠻夷懷易獸性難養易敗宜蕩執簡易寬其
小過失不急叛羗急降羗而後從之欲羗爲我用亦
使不得沒于南而爲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邊防
自山海關西迤居庸白洋若鞏華城延袤千里恃三
衛爲藩籬故永平密雲昌平懷隆皆設兵備豈無見
哉乃懷隆者裁矣豈以爲枝官乎今遵化卽陽撫臣
皆復矣此安可不復也遼東自刺首授賊而士卒之
困疲已極今阿台雖挫而仰還二奴其勢方盛夫二

奴者與阿台相爲唇齒者也。議勦者豈不早有見哉。虎兒罕兄弟與東虎腦腦毛大相爲媾。而二奴地形叅之。則其情易親。而其勢未便。使二奴一去。則彼出沒遼陽之外者。寧有顧忌乎。故不若存屬夷之爲便也。阿台在開元瀋陽之間。其志豈逞于虎兒罕哉。故阿台不可不除也。阿台除。則仰逞不足慮矣。宣府山川糾紛。其勢易守。但去京僅四百里。北路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而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葛谷白洋。若青邊諸徑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所經。東路之永寧四海治及龍門。

所皆虜犯三衛之衝而四海治上連開平大路下連橫額兒又爲要地然則補長谷城鎮邊臣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畱茂山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容已乎萬全爲京師要塞若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戍五雲關以固興和則萬全勢重京師不益壯乎大同號爲難守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虜犯朔應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皆虜入順聖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相近虜繞出套便步其境矣議者謂五堡不可不復蓋內爲藩屏且其地沃饒可耕耳高山聚

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若募軍分住則按伏之費省
犄角之勢成故卒所當增也黃台吉在宣大之間新
城名號中外約束惟謹捨力素有威信中外咸服
今板升之地此二酋者分據而有之夫板升者其始
人數尚少今則生齒日繁黃酋雖已就衰憊而捨酋
驍勇絕人今不爲之處則板升終爲晉之禍府矣甘
肅達虜把歹與番虜互相竊掠今已赦之而議者遂
欲請發銀壹萬與火落亦每年爲一小市待春和草
茂方令移旂去夫虜人惟利是親旣攜載而歸矣其
肯去乎况東套西海松山住牧始亦不刺耳今則阿

害他卜浪打刺失卜浪威正恰炒庫兒那言及言乞
入木火兩兔青把都綽力諸酋出沒莊浪涼永間可
不亟爲之逐乎榆林兩路最爲要害而安邊定邊連
接花馬池其險阻可不守乎固原與寧夏相爲唇齒
故邊人謂之大門若擇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
遊而分屯重兵于武興等營又鐵柱泉一路盡建屯
堡三百里之間使旗幟相望刀斗相聞東援寧夏西
接榆林此非常山勢乎延綏二鎮與平延諸郡相近
而皆仰給于數郡今者旱魃爲災生民憔悴雖發銀
數十萬然不過抵補起運民糧及邊鎮軍糧耳九邊事宜

遼東總叙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

鑿無間之地

爲幽

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

之地

卽遼陽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

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

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

元季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公

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爲遼東

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復設

安樂自

在二州我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

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

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秦寧三衛分地世官

自湯姑抵開元，鄰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元者諸夷而
建州爲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寒夷亦海西
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夾，而江夾爲最，自寧
前進東抵開元，鄰元良吟三衛而朵顏爲最，互市
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
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北
朔漠而遼海三萬溝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元者，足
遇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旅順諸聯屬海濱者，足
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
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遼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
遼陽山東諸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
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
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
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卽遼之北京中京地

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與虜、通達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理迂遠、遼人每憤憤焉、

遼東兵馬錢糧

此類設也
今安在平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

遼東處置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
南旅順海日北開原相距一千七百里而都司城處
其東北稍偏是爲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
關之中是爲西一大鎮。金川爲南鎮而旅順當其衝。
開原爲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于南。蒙州廣寧
中屯輔于右。巡撫及兵備駐劄廣寧。巡按分守駐劄
遼陽。

遼東西渤海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
長日諸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蓋金以西接盧

龍可渡登萊泛吳淞

金州旅海軍口房口路蓋海軍人海

魚鹽

穀馬吏士或市之葆塞奚夷彼遂挾以邀我我亦以

官市廢之而奸闢出入不能盡禁寧達東西兩屯頗

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管之利率仰給轉

粟與遼陽隔河遼陽以北益聚兵開原三城

中固汎河三

面受敵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

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

松花黑龍

否卽耕織日夜無

休時西馬市廢浦河市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

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于斥望瀋陽雖有關

壁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戰東夷隣鴉鶻

鎖鑰西境並海四州特得勝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
駐海濫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始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有海運十餘隻
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

遼東海道

遼東古青州之域自周以下遼東屬燕青州屬齊疆
域雖分海道無異至於漢代朝鮮遼楊僕從齊泛渤
海荀彘出遼東東隋唐東征亦分師航海豈非循習
其舊哉國初置遼東卽發兵數萬戍遼命鎮海侯吳
禎總舟師萬人由登萊轉運歲以爲常至永樂四年

平江伯陳瑄猶督至遼其後設有屯田糧運始廢上
令山東歲運布花以給軍士皆由登州發運至金州
旅順止卸當時倭寇偶犯而總兵劉江遂有望海場
之捷其患亦絕歲運至弘治十八年船壞暫止山東
乃征以輕賫嘉靖七年巡按王重賢先爲卽墨知縣
言有司苦于布花折色乃請通海道復舊制金州劉
訓導明言家世登州自海運不通生理蕭條然則在
山東亦自有利害矣巡按周斯盛奏曰國家建置
之初以遼東隸山東者止以海道耳自旅順口望登
萊可卽泛舟而往一日可至以山東之人適山東之

地通舟楫自有之道。因天地自然之利。更何所顧忌也哉。巡撫侯汝諒奏請一開天津海道。一通山東糴買。與總督王忬科道先後所言同。山東當事者雖多設事變。而戶部猶執前議。舟通數月。逮前巡按路可山設言。島人一聞調船。必棄業。哨聚急請停止。部遂據以却諸議。而不虞其爲越吟也。夫遼東旣以山海爲關。亦宜以海防爲津。先年通運之時。寧無稽查之法。且倭國與閩浙相對。去遼本遠。先固未嘗以望海一咽而遂推壅于後也。